

安装公司要整体搬迁,领导各怀心事 ①

官场小说



于卓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刚刚到东升市能源总局上任不久的温朴,是由首长贴身秘书升迁而来的实权人物。在立足未稳之际,就面临着能源部直属的烂摊子东北安装公司需要选址整体搬迁所掀起的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处理好的话就能平步青云,稍有差池就会身败名裂。以部里的领导总工程师水依为代表的三路人马,对于搬迁的选址问题各怀心事,纷纷明里暗里支持自己属意的搬迁地点,并施展各种手段进行争夺。与所有人不同的是,温朴在这场争夺中则表现很低调,不仅不主动争取,甚至一度往外推,最后的结局究竟如何?

温朴亡妻朱桃桃的周年祭日,他和小姨子朱团团去了墓园。

去年,朱桃桃死于一场疑点很多的车祸,同车那具至今身份不明的男尸,朱团团当时在殡仪馆里就认为有问题,她说姐姐跟这个面目全非的家伙,肯定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姐姐十有八九是在出轨途中命丧黄泉的。但在朱桃桃周年祭日那天,温朴与朱团团谁都没有提及去年那场车祸,以及那个身份神秘的男人。

难言的压抑心情,让他们很长时间无语,只有碎步起落的声音,在冷色调的青石板小径上相互碰撞、缠绕,这样一直到了墓园门外停车场,两个人的脸色才算缓过来。

朱团团把悬挂在领口处的墨镜摘下来,举过头顶,隔着普洱茶色的镜片,看了看看得清澈的天空,然后把墨镜戴上。

朱团团侧了一下头,口吻冷淡地说,这里既是死人安息的天堂,也是活人谋利的舞台。温朴甩了甩手,轻叹一口气,不知小姨子这句话是打哪儿来的感慨。

朱团团说,刚才在墓园里,我想起了一个人,我大学时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女同学。有一次,我听人说,这个女同学现在人前显贵了,当上了副局长,就比姐夫你现在的官职低那么小半格。这女同学,玩仕途和巴结上司的手段总能推陈出新,而且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都敢在她老母亲的墓碑上做手脚。

据说,女同学当科长的第二年,正赶上她上司的母亲病逝,她在上司操办母亲丧事过程中,前后左右忙碌,上上下下招呼,处处往外使着一家人的劲儿,弄得上司的老婆都产生了错觉,认为她跟上司才是两口子。转年祭日,上司及家人来到墓园祭扫时,惊讶地发现一大堆洁白

的祭扫鲜花,几乎覆盖了母亲的墓穴。吃惊过后,上司爱人问这是怎么回事,上司本能地四处瞧瞧,摇着手里的鲜花,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弄得他爱人脸色吃紧,惊虚虚地嘀咕了一句,你说这……这不会是……闹什么鬼吧?就在上司锁着的眉头还没有打开时,一身素装的女同学出现了,虔诚地给上司的母亲鞠了三个躬,然后对上司说他母亲与她母亲有姐妹冥缘。上司老婆不领情,眼睛往一边看去。上司呵呵了两声,试探性地问了一下,女同学解释说,她母亲是在半年前从承德老家迁到这儿来的,老家的祖坟地被房地产商开发了。上司听开窍了,带着感动说,看来姐妹俩是有冥缘,离世的日子居然巧到了同一天。

听到这里,温朴颇有同感地说,现在挖空心思钻营的人多了。温朴忽然意识到朱团团两束幽幽的目光一直在他脸上徘徊,心里禁不住一阵颤悠。

朱团团耸了耸肩,一脸玩世不恭地说,悲剧人生,启迪的是别人,毁掉的是自己。现在的人,都是越活越找不到尊严,越活越没有耐性,姐夫,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朱团团是个有过离婚史的自由女人,自打那年辞职后,就没出去工作过,靠离婚得来的房产、金银珠宝、证券存折,以及父母留下的家产(当时姐姐朱桃桃主动放弃了应得的那一份),在京城里活得很滋润。

六个月前,朱团团的一个女友请她出山,帮忙打理公司日常业务。女友操持的是一家专做国内初中生与高中生出国求学的中介公司。朱团团在女友眼里,是那种见过世面、反应机敏、社交场上游刃有余,独立意识特别强的都市闲女,做了主事经理的朱团团,年薪二十万。

温朴从墓园赶回东升时,已经

过了中午十二点。东升市政府下午两点钟要召开城市十年发展战略定位项目分析会议,所以省领导和几家市直国企负责人都在市政府大院里吃工作餐。温朴与副省长、市委书记潘左一、市长劳家奇、纪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柴益发,还有杜秘书长等人坐在一张大桌子上,边吃边聊。

部直属的东北安装公司整体搬迁一事,在部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安装公司到时落到哪个局,就交给哪个局管理,不再部直属了。搬迁所需资金,部里全额支付。东北安装公司虽说是个处级单位,却是一直端着比部直属外那些处级单位高出半格的架子。

搬迁事宜前阵子运作不见起色,问题出在部领导这个层面上。敲定的三个备选地点的背后,都有部领导的影子晃动,甭管怎么开会协商,那些铁定倾向某一地的影子,交到一起后就撕扯不开了。

期间,较劲的部领导们,不光是在北京发力,还在外围周旋,执意主张东北安装公司落户东升的部资深总工程师水依,先后两次到能源总局来检查工作,就东北安装公司整体搬迁一事跟温朴交换意见。

水依跟温朴交换意见很见底,主要从两方面阐述观点,点化温朴,一是争取到安装公司,到时能源总局的账户上,就会冒出几十个亿资金,日后还不排除随时追加预算的可能;二是开导温朴眼光放远看事,适当时就主动出击,去北京走动走动,向其他部领导表明一下能源总局领导班子积极配合这次搬迁工作的态度,新部长在最终决策前,有必要多听听来自各方的声音,尤其是京城外基层单位的声音,这样不管今后花落谁家,他温朴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怎么说都是端正的。

温朴做秘书时,曾陪副部长苏

南去过东北安装公司,知道那边的办公楼、通讯楼、住宅楼、小学校、招待所、成品油库、器材库、卫生所、商店,以及其他配套建筑拢到一起,起码有四十多栋楼。这样一个楼群数字,对任何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公司来说,都无疑是一块超巨大的奶油蛋糕。

刚从某直辖市过来的新部长由于角色还没有转换过来,一时间也就不好站出来平定局势。搬迁的事儿乱堆在那里,谁说谁有理,谁提谁来气,新部长要是吃不准,一言定下乾坤,到时后患也够他收拾的了。但此事又不能老是我闪,你不让,大家坐在一起没完没了地扯皮,于是,新部长就建议成立一个临时工作小组,专门就搬迁一事搞调研,搞协调,搞规划,最终要给部领导班子出一个最佳搬迁落地方案,为部领导们最后拍板提供可靠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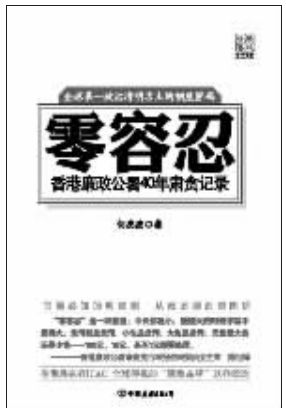
临时工作组组长一职,给部办公厅里最年轻的副厅长从德成担上了,传说开始几天里,从德成愁得脸上的肉都抽巴了。

某些部领导们意见不统一,这个组长就难干,受夹板气不说,稍有闪失,就会把某某或是某某得罪了,而他从德成的仕途与这些部级的某某或是某某哪能没有牵连?那些人不见你,你做某些事时,就得格外留神。相反他们罩着你,你抓机遇就方便了。温朴前几天听说,这会儿的从德成,人尽管瘦了一圈,可也还在硬着头皮履职。

从德成这个人,温朴早在北京给副部长苏南当贴身秘书时,就没往小里看过他,这个人长相不错,大眼睛,周正脸庞,在办公厅里转着转着,就转到了副厅长,没点儿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委曲求全、迎合媚俗之类的本事,以及化解危机的技能,他是混不到这个分儿上的。

退休职员反戈一击成为污点证人 ①

热点畅销



何亮亮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几十年前,香港曾经是个贪污盛行、民怨沸腾的社会。当时,港英政府迫于民众压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开始大力肃贪。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重拳出击,破案如神,屡屡扳倒贪官,备受瞩目。本书作者何亮亮在移居香港的近20年间,对香港的法治及文明程度有着深刻而直接的感受,并由此产生了揭示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原因的冲动,此后历时10年,终成本书。

[上期回顾]

由于偷工减料情况严重,房屋署密切跟进廉政公署对葵芳邨的调查工作,对900座楼龄逾5年的同类型公屋展开结构调查,结果有26座公屋被发现结构上存在极严重的问题。

柳暗花明:两个污点证人

在漫长的调查过程中,调查小组不间断地会见大量证人和涉案人士,但由于大部分人合作,调查小组经一年的努力,调查了逾三千名人士或公司,始终未能取得突破。直至1987年初,一名涉案承建商的亲信何伯和一名已退休的政府工程监督老孙,终于答应转为污点证人。

廉署能够最终将承建商绳之以法,何伯是一个有力证人。调查初期,两名调查小组成员范势楚和廖富荣将何伯由他美孚新邨的寓所带返廉署查问案情,但何伯出于对雇主的愚忠,坚持不肯透露半点资料。局外人可能以为何伯一定从承建商身上得到不少好处,殊不知这位经常带着大额贿款跑工地的“忠仆”,退休时却被公司利用手段剥夺了应得的退休金——他只是一个被过河拆桥的小卒子。因此毫不合作的何伯,在通过廉署得知他可能涉嫌贪污时,内心被深深触痛了,再加上调查员向他讲述问题公屋居民的惨情,何伯终于动容。

原来承建商只与高级官员打交道,较低级的官员和职员则由何伯负责。由于当年贿款都是现金交易,何伯的“职责”便是经常替老板将贿款带到工地,再分发给工程监督和工地有关人士,因此他对内幕详情了如指掌。老板对受贿人出手阔绰,赠送现金、洋酒、家具、地毯等一应俱全,却对忠心的下属十分抠门,在何伯退休之年,老板竟刻意将其薪水提升至不受劳工法例保障的水平,扣回一大笔退休金,而承建商给他的退休礼物不过是一顿饭和一个钥匙扣。如此吝啬的老板,又怎么能让下属为他的违法行为守口如瓶!

何伯在法庭上坚定地将其事实一交代清楚,践行了他的诺言,证供

全被法庭接纳。范势楚表示,虽然何伯曾经做错事,但他勇于承担的原则以及处事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何伯的“大义灭亲老板”的行为值得称道,而本案中另一重要的证人老孙,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老孙于1960年进入政府,出任工程监督。1969年分别被擢升为高级工程监督及技术主任。自1960年至1970年初,他一直被委派监管公屋工程。在这段期间,他收受了三任最终被检控的承建商的金钱利益。

1986年,廉政公署调查公屋案时老孙已定居加拿大,范势楚与两名调查员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去见他。当时老孙由加拿大骑警陪同,每次谈话之前,骑警都会向孙解释他的权利,提醒他并非一定要跟廉署对话。

孙最初采取不合作态度,他认为在那个时代没有谁是干净的,查也没用。但范势楚与他的同事并没有放弃,他们向老孙指出,廉署必定仔细和彻底查办贪污案件,他未必可以逍遥法外。此外,当时已有另一位负责派发黑钱的工地总管将真相告诉了廉署,获悉这个情况后,老孙了解到情况对他不利。范势楚形容,老孙听罢那番话后态度有明显转变,终于愿意说出真相,回港作证。

承建商被惩处

获得两名主要污点证人的合作,廉政公署得以完成调查。这宗案件交由当时的律政署处理。

1988年3月11日,地方法院法官判一名承建商6项罪名成立,入狱33个月,另罚款32万5千元。法官判案时不接受被告求情,指出贪污必须受到法办,并对被告作出如下谴责:身为承建商,应知公屋水泥强度不足,会对公众人士或住客造成潜在性危险。承建商后来上诉,但在同年

11月被驳回。

另一名承建商被控触犯《防止贪污条例》,由于他承认控罪,被判入狱3个月,缓刑1年,并被罚款2000元。

最后一名承建商因身体缘故押后聆讯,其余人士获判无罪释放。廉署的调查披露,1964年至1973年负责监督公屋工程的政府官员至少存在玩忽职守和以权谋私的行为,因此廉署亦将有关公职人员名单交给当时的公务员事务科跟进处理。

26座公屋贪污案虽然牵连甚广,但最终只有两名承建商被绳之以法,对很多人而言,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但对曾经参与侦查案件的廉政公署人员而言,成功说服法庭接受那些曾为犯案者同谋的证人的证供,并接受他们证供中忆述20年前发生的事件的准确性已属难得,而能够成功检控两名主犯,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

那又怎样……

在廉政公署调查公屋问题即将结案时,房委会从1986年开始对1981年之前落成的全香港826座公屋展开了结构调查,其中完全符合建筑合同质量标准的为114座,其余的均有不同程度的结构和质量问题,其中26座必须拆掉重建。

只有十几年楼龄的住宅就必须重建,超过八成的公屋质量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不过,房委会并没有公布这些细节。住在公屋的居民,除了26座必须重建的之外,并不清楚他们所住的房子质量如何,住在114座质量符合标准的公屋的居民并不了解他们的好运气,其余的住户也不知道他们的厄运。此后,400座公屋被拆除,还有大量公屋展开了维修工程。香港政府为此支出了巨额的公费,当

然那都是来自香港市民的钱。

香港的私人住宅通常的楼龄至少五六十年,许多50年代兴建的私人住宅至今仍然完好,由于地段优越,房屋质量和维护良好,仍然能在市场卖出好价钱。然而,大量公屋只用了十几年就被迫拆除重建,26座公屋贪污案已经显示了不法承建商是如何与政府官员狼狈为奸的。

1993年夏天,香港岛南部的公屋华富邨被发现严重的结构问题。华富邨是香港著名的公屋小区,因为地处香港岛南部,背山面海,景观、环境均相当优越,又盛传风水好,出了不少富豪。但是风水好并没有避免公屋兴建时偷工减料所形成的结构问题,于是房屋署又开始了大规模的维修。

嗅觉灵敏而且具有正义感的记者黄华辉,在采访中发现了这个线索,并且联想到当年的公屋贪污案,开始了独自的深入调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他发现的不仅是公屋普遍存在的严重结构和质量问题,更可悲的是,政府高官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和廉政公署的无奈。

黄华辉的采访引起了房屋署的注意,该署一名高级助理署长约见了她。

“我要找出真相,找出楼宇的问题,找出负责的官员和承建商,追究责任。”黄华辉坦白地说。

“So what?”(那又怎么样?)这位助理署长傲慢地用英语说。

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曾经采访过一位退休的廉署高官,这位高官不在其位,可以实话实说:建造问题公屋的发展商之所以神通广大,有恃无恐,是后面有大地产商撑腰。只要一涉及地产商,香港的法治精神也要退了(转引自《官商勾结》,思利治著,香港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2005年7月版)。